

紅唇族

之一

一種在尖峰時刻慢慢晃盪的公車上我常玩的遊戲。站牌，被一羣引頸企盼的男女所圍繞。那女孩色澤鮮明的服飾立時突顯於向晚時分灰暗的色調中。

透過一層濛濛灰塵的車窗，我從斜上方俯角向下注視，直接地毫不掩飾。我相信，她眼角的餘光一定曾向她暗示，有一雙無禮的眼睛正盯著她瞧。

倨傲直挺的鼻樑，眼睛直視前方，時或轉頭注意來車，用手無意識地梳理鬢邊的亂髮，她未曾向濛濛的窗口浪費一次目光。車門外仍有一小撮急欲上車的人羣。

「再往裡面走一點！」司機大聲嘶喊。

視線不變，我的遊戲持續著。

這時女孩調轉頭去朝騎樓走幾步再轉回頭來。藉著路旁一圓厚且高聳的電線桿，恰好從我的視野內隱遁消失。

女孩，這也是遊戲規則之一。

稍後，車門重重一頓，老舊的引擎聲隆隆響起，車子緩緩向前爬動，偏離眼前的電線桿，條地，女孩復現，我的目光不偏不倚迎向她的——那似乎守候多時充滿好奇的眼眸。一如兩朵雲無聲的撞擊，欣然而冷漠地交錯而過。

我沒有回頭再望一眼。

之二

「牛肉湯麵。」我說。午後兩點學校餐廳，油膩的空氣，頂頭風扇嘎嘎轉響。室外陰霾欲雨，室內陰暗而靜謐。

「牛肉湯麵」陌生的女孩說，她是後來的，立在我右手邊。筆直過肩的長髮，是那種會被身後兩個男孩無意義的笑話引得發笑的年齡。我未及細看，轉頭吩咐隔壁的漢堡店，幫我煎一個蛋。

稍後老闆幾乎同時端出兩碗麵，我取走靠近眼前的「碗」，「What? Lady First!」

文◎T T
圖◎楊佳玲



「沒有了，剛才是最後一些。」老闆指著我眼前——深咖啡的液面上，點綴著幾許綠意。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（反射？）我未及思索：

「這樣吧！我這碗給你。」

沒有回應，似乎一時之間不能意會我的唐突是對她所說。時間有數秒的僵凝。然後，她懂了，瞧我一眼！

「噢！不用了，謝謝。」語氣裡聽不出絲毫的訝異。

之後，我取走煎蛋。咀嚼青菜的同時，我知道，至少，我下一篇言情小說不會用如此蹩腳的開端。

之三

冬日清晨。連綿成排的木棉，晚凋的綠葉猶瑟縮在枯禿的枝桠間。我呵氣成霧，那此裹著厚重衣服的行人，車輛管制後空曠的大道，彈指間便模糊起來。

「咻——咻——咻——」輕脆有致的聲響，突兀地闖入這冬日寧靜的清晨。我注意到路人停步側目。

那是一個身材高挑的女郎紅豔的高跟鞋敲擊著人行道磚，有韻地漸行漸近。

她雙手環抱交叉胸前，緊緊握住袖口裏的臂膀，不勝寒冷。那一身單薄乳白絲質晚禮服，柔柔滑滑的，褐色的染髮，高叉的裙擺，若隱若現……彷彿昨夜的燈紅酒綠在我眼前悠悠飄過。

之四

電影院入口收票處。

我把票遞給小姐的同時，聽到她說：「剛才那不是Y·L嗎？」

玉女歌星Y·L？我趕緊隨後從甬道跟進，卻不見芳蹤。

14排12號，稍後我在我的座位上找著了她。

「小姐，對不起？」我拿票給她看。

「喔！媽，我們再坐過去一個位置。」熟悉的Do、Re、Mi；暈暗的燈光下依稀可見紅唇邊的小黑痣。

電影開始後，她摘下那用以掩飾的粗黑框大眼鏡。我必須極力克制轉頭看她的慾望。螢幕上，阿諾史瓦辛格性格粗獷的肌肉不住地顫動。我在想，如果這是一部恐怖片……哎呀！如果今天的書包裡有一本原文書的話一定請她簽名留念，日後好向同學誇口：「我跟Y·L一起看過一場電影。」

後來我把這段境遇與想法告訴我的好友。

「拿原文書給歌星簽名？」他劈頭就罵，「你呀真是丟盡知識份子的臉！」雖然朋友的房間貼滿中森明菜各式臉部特寫。

「我喜歡松板慶子」我反唇相譏。

也許，23歲的年紀只適合寫這些驚鴻一瞥的散文吧！